東堂集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東堂集卷七　　　　宋　毛滂　撰

書

上蔡翰書

某頃與富人同里居度世囊橐之物可富十世他日某遠游而歸纔二歲爾蕭然環堵烏過不止問其鄰則曰後人其身十年而役事其間者復父祖時客某為之慨然因知十世之富不可恃顧人如何耳匹夫編户之民

[seal stamps]

其勢力固微淺易竭然百室之君萬家之侯千乘之主其成敗之理亦未嘗不在人也桓彝初過江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比來求全活而寡弱若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誠如此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晉重耳亡國之公子也其從者皆霸王之佐則基天下者可無人乎大司農之錢不足為賦武庫之兵不足為利金城天府不足為高深日出萬里不足為廣遠得人則興失人則亡理必然

也故乘衆勢以為車御衆智以為馬雖幽野險途則無
由惑矣儻宰相不下士郡守不俛眉而天子王懸十二
雖虛心明目亦何自而知之茍無其人則十世之富不
可不慮也故曰士者國之重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爾馬不伏櫪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經國恭
以聖主方馳騖唐虞折節三代春施雷斷無得而名其
佩紫懐黄朱丹其轂者皆先朝望人一時名勝士也故
六印磊落駢組流離雖然昇平之風亦豈無遺策骨鯁

之臣猶未訖義槩琬琰之士猶半就煨塵玉關之西尚
屬鞬而鳥驚游士長者所以吟嘯而扼腕而聖主方思
政明堂訪道宣室廟堂之上非却客而不納顧隱轔卜
祝藏器屠保者正自匿景収光深閉固拒莫可鈎致爾
某屬者薄游京師嘗獻書闕下論取士為急且曰願陛
下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絃以掩之雖曰丘園耿介之秀
方且與猿鳥為伍而遠方寒畯往往沈於下僚給事厮
役朝廷當遣郎官御史風采為天下想見者廵行風俗

因不遠千里羅而致之書奏不報某亦去為東諸侯貟
弩吏去年之官側聞閣下乘軺握節出國東門下汴浮
淮入于吳東西州面見長老子弟為上陳德義示好惡
深汰珪符妙簡銅墨所以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
備意東南數千里之間秀民佳吏往往間出如南金大
貝陸離道傍閣下一引手可盡取之今果已爛然盈篋
櫝乎閣下暴露車騎幾半天下亦良苦矣某竊為閣下
計無過於得人而閣下為朝廷討度亦不出於此苻堅

云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半苻堅蠻陬之黠爾崛强兵戈之閒猶知得士為貴况我明聖時耶某嘗讀雋不疑傳知暴勝之為賢使者何則勝之衣繡持斧威振州郡乃素聞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躧履起迎不疑據地而言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勝之敬納其戒又表薦之不

疑遂立名迹卒為賢京兆嗟乎勝之賢於大將軍霍光
遠矣吏民當見大將軍者皆露索去刀兵兩吏扶持蕭
望之以不肯往謁獨不除用向使勝之必欲解劒則不
疑之去不可挽而來矣韓朝宗為採訪使約與孟浩然
俱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
朝宗約浩然叱曰業已飲遑恤其他卒不赴朝宗怒辭
行浩然不悔也士之自好者內必有所恃而樂者達不
達正自初無增損而急賢之心在韓而不在孟韓公顧

得一賢若充使事為不可失爾故責有所屈賤有所信此上下相求之道當如是伏惟察訪户部閤下名節自將氣畧經世穿穴古今咀嚼英華有慕公敬客之心無韓公怒去之色雖然曾不知登門上謁之人有足以煩閤下躧履而迎納之指陛若乎某早衰多病流落不偶嘗趑趄於筆硯淺事前世之理亂古人之是非亦講其大方矣若夫論都邑之壯觀鋪郊廟之縟儀頌聖賢之相得以至蘇李之餘風沈宋之遺韻雖不敢自以為涉

其流抑不肯謂不可以進也前日傳車過吳江旁邑令皆得以職事詣節下受約束某獨以病臥家忽忽久不平顧有平時所作無用之言欲以唐突宗匠未能也適來病小閒輒收拾蕪纇無慮三數十篇并嘗進聖德頌一篇專人奉書投獻方今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某非敢以自名希與諸君均蒙憑也或者使郭隗自周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爾異時乘朝車處國士揖讓於人主前皆閣下客顧豈厭多乎哉况閣下所以答主

知為國計者無出於此某頃為上陳取士之策既不報胷臆約結久無所告語比聞閣下之風輒敍青千里少見梗槩然平日竊先生之餘論反覆古人紙上之語蓋有深於此者異時苟得委質門下願繼此以進區區惟裁察幸甚

上時相書

某聞仁義之塗詩書之府有氣也泠然而清煒然而光璀璨而倘徉中之者能使其言炳然而成章不知此果

何氣也然鍾鼓膏粱之地綺襦紈袴之間迎之則釋然散取之則漠然空獨山林枯槁之士餓夫逐客羇旅之時乃得之至與之寫孤憤道阨窮發物理之精微論古今之成敗俯仰上下隨其筆端疊疊令人不能自休異哉此果何氣也中之者無乃反為病癖不幸乎雖然清廟之歌玉牒之文其所以黼藻德音丹青盛節者是必薰醲涵浸於此氣者也至是亦能使人離疏釋蹻凌厲清浮故結綬金馬之庭高議石渠之上是氣也益常與

人並遊矣追觀往古此氣未嘗不爛熳陸離於其間所謂聲音以揚之詩書以光之蓋出乎此也凡詩書六藝之文特其氣之最為純粹光明者班固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噫嚱此豈治世所當之也則其中於人果以為病癖不幸乎又豈得繫乎時有用否哉其不用也得無直為時之不幸邪所以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貴賤

時也士何預焉此氣端處乎貴賤之間爾周袁勃勃然出於夫子之徒其末也謬悠於莊周之間往而之孟軻則浩然而醇深又往而之司馬遷班固揚雄則高妙而精確又往而之韓愈柳宗元輩皆宏肆而雅健卒使其人與世齟齬爵位不躋是所謂中此氣者無乃為病癖不幸乎天下治安王者所以告厥成功明示德意渙揚休烈也藏之金匱石室所以表衷詩書皆郊廟之器王佐之才豈特長使懷鉛提槧游談供奉充翰墨之苑而

已昔人懷負湮鬱其釆色不得耀於當時則膏馥必將
貽於後世故述往事思来者用垂空文以自見此孤憤
離騷潛夫之論所以作也某江東諸生少小無所好唯
不幸嗜啗古人糟粕饞饜無節即鬱積成塊今疾證頗類
中此氣者然沈吟痞結莫見起色念欲捷步深林潛舟
丘壑觀魚鳥以發興覧江山而為助援琴以賡汾亭之
操杜門而續茂陵之書用此除治刮散而出之庶幾潛
塊之能已也恭念主上方嚮意儒學公卿大夫彬彬起

而舉者出矣儻猶隱於簾肆之閒卧於巖石之下顧豈一旦折簡可致之哉譬如場師之養木也雖欲為棟梁材然必自拱把而養之欲致干雲蔽日之幹者常從之於葱青毫末之時至其落落十圍盤踞偃蹇則豈有可移之理哉人材正復在於素養也今士之處隱約閒俄忽絶塵而起可使追cv高妙者必有人焉此造物者當先識而早定也唐太宗謂房公曰公為僕射當為朕廣耳目訪賢才比聞閲牒訟日數百豈暇求偉人哉明主

所以求宰相之意非房公何足聞此言且公孫弘獨何人也能起客館開東閣以延天下賢士後人至為唏噓不已又為馬廄車庫奴婢室豈士之不足計較有無如是哉恭惟主上以堯舜之資垂衣法座乃登相公於朝而天下以稷契之道責望於相公甚厚藉令丙魏可作當使順下風而立房杜復能張目將不得仰視也蓋豈不暇為公孫弘事乎顧如某輩素不為當時所推擇相公未嘗聞其姓名何從得充下館序後塵也悠悠此身

流落江漢歌悲風送落日自托於魚鳥蕭散之羣肆為愁獨可憐之語將以呻吟其病癖而散憤懣爾又曰求燕城廢壠亂山絕岸驚魂出涕之地叫呼古人而弔其不遇也又竊自念廟堂方俛眉天下士名一藝者皆見省錄何獨某不自激昂如是故時時投筆拊髀而歎未免以古人望人爾左太沖欲賦三都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使某幸而得窺四部之書益聞所未聞則豈特用以資為賦而已謹獻舊詩文一編幷去年所奏聖

德頌一編不敢繁也譬之度材於匠氏大木為梁細木為桷要之所用不容於私意至必欲成屋室者無有可棄之材也唯相公留意幸甚

又上時相書

秦圍邯鄲使平原君求救合縱與楚約與門下食客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門下有毛遂者自贊於平原君曰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平原君以為不能然竟與之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未發也平原君

與楚合縱言其利害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劒歷階而上卒使楚王唯唯奉社稷從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封常清讀書多所該究然孤貧年過三十未有名高仙芝為都知兵馬使常出軍奏傔從二十餘人衣褠鮮明常清慨然投牒請預常清素瘠又跛仙芝陋其貌不納明日復至不得已竄名傔中仙芝擊達奚有功常清於幕中作露布仙芝取讀皆非意所出遂知名嗟乎平原君高仙芝可謂不知人矣亦幾失二子然此二人抗

顏為自媒語雖苦擯不怍至不容自已者顧豈高士所能堪忍然其中固有所恃勢必發之如茹物不下必吐之乃已爾嗚呼人不易知如許向使平原君高仙芝終謝二子不以納門下亦可痛惜哉雖然為平原君等計則幾有失士之譏以二子自媒豈韞匵之道乎諸葛孔明躬畊壠畝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謝

安石寓居㑹稽無處世意除尚書郎瑯琊王友並不起吏部尚書范汪舉為吏部郎中以書拒絶之孔明安石皆人傑也世豈易得哉借令今日復有孔明雖先主在上其往不三正不可一見顧可屈致哉至於君命屢至安石門曾不能必起況一范汪欲以郎招之耶此二君下視毛遂輩何翅奴隸矣恭以聖主夢想賢士欲損勲名以屬之相公坐執人柄天下士升沈寄相公牙頰某蓋嘗伏相公之門矣當時門外之馬駸駸不絶如行蟻

謁入少後即坐客館之外更少後即坐屏外屋霤下最
末至則露立於東西之衢俟命雖踐揚已高至號一時
望人者未嘗不俛理色於閽人然此皆相公之客也某
度之雖累千萬人無諸葛孔明謝安石無疑也千萬人
中藉令有毛遂封常清則左右未有所稱頌相公未有
所聞又見其瘠且跛得脫呵罵幸矣相公不以某為狂
且妄發請得畢其說相公鼎食廟堂之上四年於茲矣
文武之士拔之芻牧之中表之公卿之上者幾人隱居

之士搜之石穴之中降言詞厚書幣以身下之者幾人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天下萬里皆在相公圖維中
乎苟必俟親見如崔祐所云者則天下士有不幸不出
於親舊之間柰何聖主道隱旒纊虛心無作以聰明屬
之相公而相公端居廟堂之上乃以聞聽寄在天下今
雖目離婁耳師曠數百步之外則不能得其形聲猬閉
其目掩其耳耶某頃託於都城逆旅主人甚久主人之
居適當府門孔道見車馬之客至相公門外者月嘗十

五日相公許適者三數月之間盖無一二焉相公以為天下士不足計有無無益於治亂無庸復來則已或曰治天下不可乏之士如病必操藥飢必得食則雖有毛遂封常清輩且猶失之况欲致孔明安石之流相公豈謂不下堂盡得天下賢否如鬚眉落鑑中吾固了然見之然其才固已盡用其不用者皆無分可采抑朝廷之士固自有餘不應外求耶亦相公平居所約與共功名者今未盡致青雲耶不然則何為杜來轅千里之外欲獨

以一身任天下之責乎秦應侯以簣中餘息載而之秦一見昭王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門外如驅雞𩁹應侯自以為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辨吾皆摧之而蔡澤以羇旅入秦長揖應侯而奪其位此何故哉蔡澤固賤且踈應侯雖尊寵然澤為應侯談則理有必然者也相公道德純備功施甚美日夜發於心衝於口詔於行事者皆致君堯舜之術豈敢期於辨士爭雄哉雖然進為天下利亦當念退有百世名徒

以為應侯卒不見蔡澤意天下之口皆可摧以此言之士口亦可畏未可輕也天下便可謂無人哉相公平時盈耳者皆乞憐軟媚語此如優人妾婦顧何所短長相公德業過人者彼何足以窺較徒生長相公輕士之心如此天下治安之日久雖有奇才國士正自碌碌無所表見況相公有草芥天下士心耶雖鄉里自好者豈肯為相公出哉凡士相慕於遺編斷簡之中猶慨想其人千里之外至有同時相傾至老死聲光不相接者何則

力不能相致也獨相公能得天下士反棄之不取昔秦使者往觀楚之寶器名昭奚恤而問焉對曰國之寶器在賢臣今譬有南金大貝橫於道側相公過而不取後人必取之此當國者所爭不可棄也韓愈云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相公何惜捐階下寸尺之地使四方賓客得望清光竭志慮度亦不出立談間無所逃輕重於懸衡之下能者提撕而進之不能者亦當不待揮而却矣異時腰金拖紫服冕乘軒皆有美名奇節以照映

天下來世後之人指曰此某時宰相某人客也顧不偉歟某日暮流落人粗涉文墨淺事沾沾持此求售於人以故每談謝安石諸葛孔明輒赧然汗發姑引毛遂封常清以自助不已鄙而可憐哉伏惟相公不深拒之幸甚

上鎮南節度呂吉甫書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某讀漆園吏書至此輒臨風大叫呼朱泙漫

追罵之曰子學屠龍而破家若是胡不以子所能移之屠狗之肆求歸子所亡千金家顧不快哉吾觀鼓刀市門者皆瓠肥而鷙猛談笑無活物慷慨射厚利其志滿而神洋洋也子不早聞吾言其愚無復小瘳矣言未卒有客排闥而入鉏鋙之氣幾滿大澤手薦鶩刀睨某而言曰我朱泙漫之徒也子談何為某以杖叩其脛又罵曰泙漫以愚既困於無用而死孰意復有子乎按自此以下至鑿坏而適一段永樂大典

本誤入於上時相書中而上時相書何氣也以下一段及追觀往古以下一段又誤入於此今按其文理外錯的然悉為改正屠龍雖難能蓋亦技耳烏足深信而厚自貴珍且守之以不移反招窮以賈困如此世之學周公孔子之道者猶學屠龍技也使吾徒亦深信而力守吾師之說不幾與若俱殆乎以其獨能悔而改之故不終困爾嘗試與予數其一二古人有饋粟而拒者今則飢寒是憂有結纓而死者今則志易氣亂有逆鱗而諫者今則遭禍是虞有鑿坏而

適者今則富貴宜慕有埋輪而不行者今則搏噬當空
有小生三公而卿五郎者今則强禦宜畏有負二宜去
强之不能留者今則百謫不肯已有不肯露索挾持而
自引出者今則俛理色以望閽人凡此八者皆吾道之
所與也然學之輒能使之槁項黄馘委骨溝壑游魂鬼
區豈特亡千金之家蓋有甚於屠龍者耶學者知其然
困能悔而改之尚恐為吾道之罪人也不敢以人自居
故與猫爭柔與狐爭媚與鳧鷖爭上下脅肩而笑揺尾

而已憐盡反其所難易以所易長劍華纓按轡天衢處列東第譬之移龍於狗亦前溷而後利乎客仰而視屋若不聞某察容非常也乃謝曰蕭然蓬蓽幸見光臨無足以相娛樂者然自封禺而東走不百里有巨浸焉澶漫汪洋旁適朝夕之池馮夷之所都陽侯之所宅鴟夷魂魄之所澎渤怫鬱而憑陵者也試與客搖竿而往頫節而望揮手以招碣石之朝煙逆目以送之罘之歸鴈豈不使人投棄恬怠輸寫淟濁分决孤疑發皇耳目也

哉客乃攘袂而興曰盍往觀之毋留行某又告之曰客所聞者江水耳未嘗得聞江水之主人也主人於此水適堪濯足而已良不能為客詳道胸中之閎闊者姑言其畧客豈有意欲知主人乎非四非八在舜爲六當堯為十盖嘗父老邴魏折衝兩楹也勲在鍾鼎而身寄江湖是事姑置吾側聞主人好士不衰食客滿座沃飴薪蠟醢且羙之而以餔客者皆取於馮夷之都龍門之下試與子從饔人饍夫乞大鈎巨緡五十犗以為餌蹲乎

會稽投竿東海幸其奮尾撥剌迎而食之者取以試子之技離而腊之不獨可獻於主人助食客也自淛江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其肉則子之技不幾小試矣而千金之家庶可復乎況主人餔客是急乎技須而不可後者子儻去主人門則屠狗之肆矣言窮某竊自慨曰嗟乎某能一說振人顧不能自振耶故輒奉鄙文兩編去屠龍之術不遠又竊自笑怪能罵人而不能自罵然舍此則亦無他技矣妄意主人亦捐大鈎巨緡五十犗而

賜之將假道冰夷之都投竿龍門之下爾謹屬干將以為筆越砥以為研淬之墨池之清泉退而敬待主人之命惟留意幸甚

上中書舍人書

某有取窮之事二少時從鄉先生受經先生出諸儒新書數十卷教曰必誦此後當有名且得美官某退而誦之如先生言十日不出户然其文皆前世所未甞經道而去古離絶遠甚憒然若有物填其膺廢卷欲睡懣不

復省異日於破篋中得西漢時人所著作又屈原宋玉離騷詞及韓愈文章亦數卷試取讀之若與故人素所驩者語心甚好之以故日夜擕持益熟其語矣每意欲有言不幸遂為衆所咻他日先生曰取爾所為文來旣見罵以抵地曰是何聱牙崛彊薄滋味如許此不足汙吾醬瓿況欲備有司之選耶然某猶挾其所有從諸生求舉進士往輒黜焉遂大悔坐念先生語將棄所好而從之然年過不可復學矣後以飢寒將出而仕竊自謀

曰古人真欺我往以不聽先生語故至此今當從搢紳
長老早得要津者問計或聞某言笑曰是無難也不過
能磬折卑拜側行危坐强顏而笑造請不避寒暑問疾
必嘗溺呼卿必郎好音者進鳴琴好佩者進玉環爾用
此自媒取青紫如拾地芥退而深念引鏡窺形則白眼
强項蓬頭而可憎又拜起舒遲轉喉觸諱欲勉為笑者
言若施芳澤於嫫母竟不能妍也坐此二窮棲遲末路
側聞某官座下名滿海內氣吞羣豪學無所不窺量無

所不受浮名外物聊見戲劇真境妙意自有歸宿某東南寒遠人童而弄筆研今白髮紛如也言出口為諸儒所非笑竊自比之古鐘篆鼎雖於世無所用之然典刑尚有可考或庶幾為好古者所収至於平生偃蹇可憎之態正當取窮於天下然怒𪓰有氣古人猶或式之今欲求好古可摵以氣者將以某二窮累之自度無以過座下者某聞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竊聞座下食客千人日膾十牛小人

請以備一鼎於饔夫以拂拭前日敗鍋之辱如何

上魯太尉書

某生長江湖間平居時不望州郭門不與冠纓士游獨與鳴榔持竿者日相尋於蘆陰水曲終日所與語其志慮不出蓑笠下嘗記古人有釣道二其語不獨可人意似亦可益于王公云投綸餌迎而吸之者此陽鱎魚肉薄而味淡或往或來或食或不食此魴魚爾肉厚而味美某竊意太尉亦食魚矣其早晚登萬錢之厨參五

鼎之味者魴魚乎陽鱎魚乎欲陽鱎則迎餌而易取必欲魴魚則有時不食不來則太尉亦必求之歟某悠悠天地間背餌而馳為陽鱎所笑者也平居喜讀古人紙上語涉世雖疎粗有肺腸頃亦有所感發而至此既又悔而自止以故平生心所敬畏如太尉未果見也雖然太尉以天下自任而四方人物猶在眉睫間至於門下十倍之客而以朝夕見者未必皆太尉所賢也某為兒童年見祖父客道天下儒宗文師則必自太尉兄弟之

學行如望泰山北斗無時不精明歿業者某讀唐漢書見當時大臣出於書生者或齪齪無奇節至於質厚少文者往往闇於大道有為上所筋力國之光輝如太尉顧可多得耶今天子明聖求治之意不減先皇帝時然治原有未究之策窮途有稱屈之士言路無不撓之氣而太尉圖回之術又尚欝欝而未專此天下觖望也某碌碌不為時所推擇久懷欲言之意將吐而復吞乃終不能自已今欲獻書天子之陛書成而讀之反自笑故又

去其犯分逆耳難聽之語十八九所存裁一二細事皆鄙夫之常談某又重不幸不能為近世新美之文故言出口輒為諸儒所非笑獨顧以其副一浼視聽太尉顧以為何如儻可教願委質門下然其骯髒可憎人也世之脂韋自營者固難合正不得不憤鳴於執策之下爾某已買舟旦暮將東歸適感寒伏枕不能躬候典謁太尉幸而與之進則某庶幾小人之疾旦暮少間願一望精光於堂廡之下未見顏色而言古人所不取雖然願

太尉不求某於禮俗之間幸甚

上豐侍制書

筆硯之為賈售具久矣士平日以文章自顓頊一旦窮不料理將餌聲名釣爵位彼未嘗不如售飴蜜於小兒莫不哆口而流涎者文章止如此亦不翅彈棊六博之事已士束髮殫思游神於章編斷簡之間不知華軒食肉之為豐不知環堵飲水之為約持天機守良貴意甚勇決凡世之所可憎喜皆不足以感移其心意而後聖

賢之心見則烏之啞啞鵲之唶唶寒暑燥濕莫變其聲矣道根於心見於面盎於背施行四體也逮其發於言詞則横出旁縱凴淩造物開闔鬼神千變萬化復歸於一如日星之麗天如草木之敷地如百川横流卒歸於海學者學此則將以是貴以是賤以是生以是死而吾之所學固每如是也後人漁獵前作穿竊妙道咀嚼英華遂登文章之籙不以為戲劇則姑以為市爾如韓退之柳宗元輩或然不亦鄙而可憐哉伏惟閣下多聞守

約為道日損目不徇物而氣經天下今也請為鄙人一
發醯雞之覆敢問夫子曰疾没世而名不稱焉以為夫
子之道徒取没世名如前所謂餌名聲釣爵位者歟則
揚雄曰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則是
剖符而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處列東第非名之謂矣
豈有德必有名如有表必有影乎今將處陰以息影又
於夫子之道何如耶豈亦初無增損哉某嘗問道先覺
云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某將以此樂以忘憂

與百年相終始雖不見知而不悔蓋未嘗有意於文字間也以故涉筆寡味閣下聞道最先是有以振我輒獻舊詩文一編皆應事俗下語雖欲以此釣名聲與一時名人文士爭價是猶聽白雪之音觀淥水之節而東野巴人輒叩盆拊瓴於其間無乃嗤鄙益著乎雖然顧有深於此者以告閣下然中欲告而忘之矣

上韓尚書書

太史公云士之宦游至於丞相封侯真命也多有聖賢

之才困厄不振者甚衆某讀天下書多矣觀前世盛衰之迹未有不由當時大臣為之興廢自東西漢至今其人已不可勝數考其起居狀凜凜可觀者一代不過三數人而已何其少哉天與其命而不知愛惜獨吝其才而若爭銖兩此又何意邪有丞相之命者獨天知之有丞相之才者則人亦知之某每自恨生之日最晚當忠獻公在朝廷時某猶襁負於乳媪手中蓋不及識也然公為丞相不獨天知之人亦知之以故某雖不識後亦

知之矣祖宗八世之業天下凡閱幾相而人共知之者又何少也公之去斯人已久士君子及識公者亦已不多然深山窮谷婦人女子小夫賤隷皆如昨日溺而公援以手前日囚而公贖之以驂寒而公減衣饑而公輟食又人人若生死肉骨於公者既已思公而不可見輒曰吾相有子在庶幾一日行公意以惠吾屬天下豈惟知公又知公子如是自古聖賢之才固少有子者又加少漢唯韋少翁能繼父相位封侯而守正持重不及父

賢為可恨爾側聞閣下以王佐之才而升大僚雖未至
宰相天下號為寛厚長者真不減忠獻公令國家可為
大治矣然民小有不快於縣官法或一夫自致於溝壑
輒懟曰吾相忠獻公有子在奈何遠去君側不助聖主
作昇平為我曹飽飯安眠地乎竊聞先帝賢閣下而未
遑大用雖然世已許閣下必用久矣今天子聖德充塞
天地嗣位之初未言而人信之乃還閣下於朝某見邑
人聞閣下造朝皆喜自旁邑來者又皆喜此人於閣下

無所私也無所私者喜則知天下皆喜矣天子方呼吸三代之風黔首日夜引領以觀新政閣下雖未至宰相然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考之於古可以聞政矣竊意閣下守正持重無少翁之恨使天下拭目復見忠獻公佐上之時某小人也何足以知其他又流落不振無階朝廷獨幸時和歲豐行與樵夫牧豎受賜於長林豐草之閒爾謹獻舊詩文一編因道天下喜慰意以責望於閣下甚狂妄也唐突尊威待罪皇恐

上詹司業運使書

某氏之廷有列鍾鼓甚盛者衆客紛紛造之聆歌起樂作輒相與撫手嘆曰佳乎聲也退而據案以食羹胾雜進又曰佳乎味也某氏之主人喜曰是客果知聲與味某聞之竊從先生長者問曰聲與味果盡於是乎客將無溺於音而害於飢渴者乎先生長者曰聽激楚之節漁陽之摻聲非聲矣異時聞下俚延露亦能蕩其思者甚衆聞朱弦疏越則惟恐欲卧此溺於音云爾烏覩其

知聲食熊蹯之臑豢豹之胎味非味矣異時對小蟲水
草尚有嗜之不已者試與之太羮玄酒則必覆器而不
食此害於飢渴云爾烏覩其識味故方其憚悇癢心流
涎被頤之時處於中者無所守交於外者有以奪之於
是時求至音正味得無大謬乎世或曰如是為佳聲如
是為佳味將未可知也豈唯聲與味如此士有結髮從
學屈首授經而他日茫然求濟乎道者鮮矣亦何以至
此哉往日所用心者非為道故也彼有人焉頡頏儒林

方以為學休顯則後進生望其采色想其鏗振摳衣負笈翕然從之矣顧豈知聖人之道果在是而不謬否耶一旦齟齬跌不復振則門生弟子相與譁所學而更求其師蓋方其從之非所喜譁而謝去非所憎彼區區之心直求市而已揚子雲無恙時覯其書者欲取以覆醬瓿嗟乎使子雲於其時有卿相位學者必翕然從之弟子豈獨蕭然一侯芭哉班生云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審如是則世皆曰某公也某侯也

學不詭聖人其道可師其書可傳後世某謂此言特未定爾楚人有烹猴而召鄰人以為狗羮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邯鄲有出新曲者托之李奇諸人皆傳之後知其非皆棄其曲今日甘者他日未必不吐今日學者他日未必不棄此貴名而不求其實彼以謂聲與味者亦强名爾猶貴學而不求其道今日為師者未必明日不罵而去之雖然子雲著書將載而傳之後世君子於時人皆忽之獨桓譚以為必傳而

卒傳如譚意要之必有知者顧不應以此望於衆人爾
伏惟某公搢紳標的詞章司命富貴不入於心古今不
易於意姸媸衆作定有玄鑑至於登車攬轡之行觀風
問俗之事此特轉丸覆手爾某忍窮不自勇決投老於
簿書閒苟爲升斗計舊學荒落無分可采今成編而獻
左右亦禮俗故事爾是烏足比數哉獨胷中有所約結
不可爲俗人道者慨然臨紙不能自休閣下駕言德音
滋味道腴蓋有日矣亦將何以詔之干瀆尊威不任皇

恐

上曾太尉書

竊謂天地覆載萬物刻雕衆形造物於此宜亦甚勞矣然其廣博而無端深厚而不測其於物亦漠然若未嘗有心者而所以動所以植所榮所悴所以大小方圓曲直貴賤厚薄亦未嘗不歸其所以然於造物是何宜勞而莫之勞耶豈因其才而遂之未嘗作意於其間故甚簡而無勞若此故曰天之生物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

培之傾者覆之牛因其能力則使之魁然有任重之軀馬因其能驤則使之昂然有致遠之足梗柟豫章因其修直合抱則使之有棟梁之材穀可飽則使治飢水可潤則使已渴醯之酸醝之鹹飴之甘薑桂之辛各因其性使之有調羹之味木擁腫者棄石碔砆者賤草稂莠者除蟲毒螫者殺然纖悉紛紜不可一一而疏之彼造物者將運其心術於纖悉紛紜之間得無錯亂謬悠殫神竭精至於委頓而其功不紀乎惟其因之則不言而聽

不勞而定豈惟於物如是至於人亦然其材阿衡也則使為輔相其才穿窬也則使為盜賊其質鶴鳴而鳳覩也則使人敬其貌狼貪而羊狠也則使人惡造物者將何心於其間哉亦因之而已雖然蓋未嘗無反是而不可以理考者顧豈天地之心乎恭以垂衣求治之主必資代天理物之臣昇平之基於是乎在其所以進退百官揄揚側陋亦將因其材而篤耶舜之所用二十有二人因之之謂也彼二十二人者茲事姑置聊以西漢之

君得人之盛者言之漢興六十年之際董仲舒公孫弘倪寛以儒雅進石建石慶以篤行進汲黯卜式以質直進韓安國鄭當時以推賢進趙禹張湯以定令進司馬遷相如以文章進東方朔枚臯以滑稽進嚴助朱買臣以應對進唐都洛下閎以歷數進李延年以協律進桑弘羊以運籌進張騫蘇武以奉使進衛青霍去病以將率進霍光金日磾以受遺進凡此二十七人官高祿厚聲施甚美而天下之士不敢起而與之争此譬之持戟

以攻城執鏡以照形天下莫不稱是使得戟以刈葵得鏡以蓋巵則世亦必非之矣異時亦有如蕭望之為抱關禰正平為鼓吏封常清為傔田仁任安為舍人養馬孫臏為刑徒此輩在當時欲自比於竈下養上車不落者蓋不可致是非所謂因其材而篤焉之謂也伏惟樞密太尉以天下之器抱將相之具負匡圖之策坐西樞秉東維功烈甚盛聖主方馳騖唐虞俯仰昇平多士充朝唯器是適其上書北闕者皆曉當世要務曳裾東閣

者必屬四方之奇才如某齪齪無可算錄文所言皆鄙
夫常談無分可采雖然車下甚悲之歌江南未招之䰟
隱居不嫁之士窮途沈沒之人金玉抵於沙礫珪璧碎
之泥塗當栽而不培非傾而輒覆者豈有如某區區之
言者乎願以累太尉代天理物之意某側聞天子屬太
尉以重大而太尉亦頗收拾人材為國家長遠計某之
言天下之言也願太尉毋以人廢言幸甚謹獻鄙文一
篇此不足道聊可觀其志之所在爾

東堂集卷八

宋　毛滂　撰

書

上時相書

某憔悴都城下冬一裘夏一葛凡四更裘葛矣客有來過某者輒見誚曰子趑趄筆硯間老之將至矣宦游二十年而不出州縣妻孥三十口而不飽糟糠將子之學不加進才不逮人以至此耶抑子與世寡諧魯無知子

者以至此耶某告之曰學不加進才不逮人與世寡諧誠皆有之然不可謂無知我者客曰知子為誰某起立拱手而告之曰今丞相實知我客輾然而笑曰使今之執政侍從至於卿大夫僅有知子者尚當為子拔泥塗出毛羽顧一裘一葛憔悴都城下而當四年之淹者乎矧某官之門騏驥不亂涇渭自分人有豪公一顧如被華衮矧公不愛官爵顧惟其人今朝廷之上日有除目離疏釋蹻而登本朝者相望隱漁釣臥巖石數枉旌車

之招使子誠為公所知耶迺近在車塵馬足之間憔悴
於逆旅主人之舍更四寒暑曾不得一命屬百執事之
後子苟紿我以執政侍從卿大夫之間有知子者我尚
當不子信迺直謂子敢辱丞相之知耶子之夸誕甚矣
某更謝客曰子無乃重外者乎不求其人而求其官彼
固有賢能不待次而舉者有歲月積累而致之者有適
之其人而僅得其次者庸可謂盡為公所知邪嗟乎知
己道闊久矣豈惟客有是言世莫不有是言也彼徒以

能相致於祿仕為巳知故士之交際之心第日游升沈之路有挈而進之則相告曰知人不當如是乎其有不得進則懟曰世果無知我者求之古人殆不如是世固有超絕士因人以拾取富貴者多矣亦有知之深而卒多困窮者考其相知之意或定於一座或判於一言終身遂以為知我升沈固有所不論也宰相執大柄以進退百官而分職不可缺一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而已祿於朝者豈皆人人可自號曰宰相知我也某既以此謝

容因歎恨古人之所以望於人者其意嘗遠大闊而冠冕車馬所不得招而籠之故或進或退或浮或沈而知已每在其閒彼將亦以知我為重不以外物為果可必也而後世之人徒以其造詣狹陋至其去就之閒亦已輕變矣伏惟某官道尊德重色正氣和位三公祿萬鍾天下不以為泰而居廟堂之上四海猶吾一家一家猶吾一身其飢飽痛癢勞逸休戚之事凡人之所為自吾一身而知之於此發政施仁無不曲當人心者況天

下人物輕重固已盡得於懸衡下任之無不稱其才無有尺寸長不見錄者若人皆以為知己竊妄意窺校恐非閣下意也某不肖陋儒讀書而不見道為文而不造理為吏無卓然之聲見達官貴人無俯仰周旋之容涉世甚疎而與人無款曲環視此身無分可采獨空以平生歸依景慕之心徑欲求洒掃於門牆與廝役伍了不知其身無寸長也雖犬馬之迹甚疎閣下盖嘗賜以齒牙之論許以筆硯薄技不以衆人見遇久矣紹聖之間

閣下折簡賜之曰常誦佳句於百僚上某此時適當東歸遠涉湖海所見士大夫多矣見輒出之以自夸故自都門而東至於吳中士大夫皆知之曰某人乃知毛某如此比復西來雖中間以罪戾自絶於門下然人或見謂曰子雖棄於衆人大丞相蓋數稱子而都城士大夫聞之又皆曰大丞相乃知毛某如此某頃未得造閣下之門每嘗自語曰學苦矣無以表見於世念一時鉅人高明博厚雅意人物可以托青雲後塵者無如相公儻

辱公一言譽在飢當飽不願乎膏粱也在寒當溫不願
乎狐貉也在病當愈不願乎千金良藥也在困當亨不
願乎萬鍾厚祿也孰謂卒獲所願如此以故某出則士
大夫相指似曰此毛某也大丞相顧嘗知之入門妻孥
輩亦相慰勉曰大丞相見知固當自重邪嗟乎使某有
萬分蒙閣下之賜於清時不為沒沒無聞人則不特取
一時士大夫重語至於千百年後亦必傳而知之曰此
賢三公某人客也儻遂老死於飢寒不復自振起舊交

故人尚當為某買三尺之石記其平生借無可稱道亦必曰嘗為賢三公某人所知異時墳荒石出路人過其墟而讀之至此語猶或竦然而遐想也是某今而後貴賤窮達死生蓋已終累於閣下知巳而於貴賤窮達死生之間所得皆有餘而無遺恨若其貴之賤之則在閣下所以造命如何爾閣下幸置某於紳佩之間耶某固當勉不居衆人後必使之遂投老江湖之上魚鳥之羣某當退而求古人起居狀磨礪洗濯蘄不與漁樵同泯

没以孤見遇之意是出處雖異其荅知己之賜死生以之重念某頃遭人言從吏訊也當此之時不自比數於人天清日白下照環堵獨箕坐弔影咄咄悲慨曰負公前日一言矣葢自分沈埋不敢復與一世爭為人然二年杜門窮巷鄰里不通水火日夜洗心東嚮猶望誠悃有以感動閤下之神明比始有告某者曰子身雖辱而衆雖子薄大丞相尚稱子長而念之某初聞而喜既而疑曰三至足以疑慈母之心而某之迂闊又無可當我

公意矧某面目可憎語言無味惡之者衆擠之者相望
耶雖大丞相别識賢不肖如分黒白然人言亦不可不
畏也逮得進見閣下於堂上所以拊存慰藉告之收録
之意懔懔也某退而始自喜賀收召魂魄洗濯垢辱申
眉舒氣且欲復為人矣嗟乎閣下亦既賜某矣造次顛
沛不足移某受知之心庶幾勉所未到期不在嗚吠之
末至於貴賤窮通則非某敢自卜也伏惟廟堂一謦欬
而功均造物方萬木東風雖獨病枿未覺葢嘗許以不

為枯薪矣

重上時相書

某頃坐荒唐之言得罪見筆硯則正視惕息竊願少布腹心於下吏操牘而聲鳴益悲惟察其方寸憒憒恕其言不倫幸甚某去年冬蓋嘗寓書門下纖芥上露矣某自托下客之籍十七八年矣天資固陋滯涸窮路此自某之分當爾門下豈欲其窮老齟齬汙門牆間哉其不幸與人異酸醎故孤危無援助未嘗習於當世公卿左

右獨相公之門賢愚同歸寔遠不隔某所以得托其不肖之身如許其久也今雖流落畹晚人不以為門下見遺不錄獨誚某無可錄為門下羞雖某亦以此負媿於心然願置茲事直以某天下之一夫途窮瀕死攀援叫呼於造物權衡間且小臣以疑似得罪於君父義不敢自明將一青遂廢其平生某人人主師臣也平心正道可否於朝廷之上而任天下之責忍聞某之呻吟乎方今百官得其序萬物得其宜所望某人納某於萬物之

數不使獨不遂其生幸甚某今年五十七歲矣宦游更三十許年官不過從六品家無一金產子弟無一人有升斗之祿而四十口之家須某圭撮以活身某去年抱不測之罪雖思慮所不到夢寐所不及顧不敢分明賴主上寛仁幸赦之雖棄而不用猶得廩於太倉可謂僥倖此葢某人輔宣至德將順美意所以賜某甚厚也某今月得俸三十千米六石麥豆半米之數以養無尺寸功而有祿如此為某計則亦不翅足矣然計某之口則

食與衣猶若未足也念此退歸還顧蕭然家徒四壁獨有三兒將俾一兒責藥二兒灌園歲求百金之入資以微祿老稚相與布衣蔬食庶幾乎濟也然尚妄意某之命未終窮顧光景之可念更求嘖鳴於䏶脥之地令之時多士充朝名一藝者咸見省録某自束髮讀書勞苦矣是豈欲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哉今甚恥作一世無用人然日暮途遠豈須復能一躍跨邑而越都耶茲事已矣獨念無恃可歸但欲為稅駕之計某今雖月有

所入尚未免裘褐菽水之憂則某婚嫁曾未畢而死喪有未葬者度今日之力將不可支吾又况某少而學之奚暇復敢言其志哉某又蚤衰多病若年歲之閒責以十駕之用尚得勉鞭勒非敢有意於騰驤將勞苦其筋骨以求濟某之將歸也過此時不死亦憊矣後雖憐而收之不可復用也某雖欲貪戀棧豆力不能起矣某於諸公之門無姓名足跡人所共知獨恃門下以為命爾今憂愁約結而叫閽無所也然傾江湖以濯之不過煩

一欬唾之恵是某終身之休戚四十口之飢飽寒煖在言與不言爾某今羇旅單外抱病無醫藥骨肉散居東西衣食不能相料理人不堪其憂而某亦聊復自寛者意天其或者不終見困相公決不忍一夫之失所也某昨以病眩不能乘馬無路進伏門下謹遣小兒持書詣馬首陳情

又

某本田舍家自父祖皆晝耕鋤夜誦書某不肖業之不

敢墮然前此三十年間陸陸無所表見故世號儒師持文衡居顯次其欬唾可以為縫掖士重輕者無道某之姓名獨帶經漁樵負笈山林言不信於世者或見稱譽某坐此故學徒苦而身益困某蓋嘗念之曰此學之不至耶將命之不偶耶已而竊自罵曰學不至爾於命何尤年長以來亦益自憫笑而厭苦所為幾欲投筆硯而返農圃大觀間某人方網羅天下人才至不遺片善寸長某蕭然拱把之餘乃辱在某人收拾長養之數且意

將成就之某此時稍自信而喜曰命果不當尤而學亦可以少恕矣此後某更自刻苦益從諸生學問求探古人之淵源而欲咀其英華將攘臂於諸儒間蘄副某人期待也令又十五年同時諸生皆以振纓承華而世終不以某所學為可用貧病蓋未嘗小間又數困辱無憀重為下吏羞始自愧歎學果不至命果終窮矣無以上報某人期待矣且痛且悔而改念欲亟返農圃則先人不腆之田不足了饘粥聊從州縣老吏學法律治朱墨

强顔為餬口計庶幾或可也中間某人憐其困甚使得食小壘某猶激昂於簿書獄訟間欲有以報門下故奉行法令不敢不力誅鋤姦蠹不容不盡幸無所得罪於士民不至負朝廷使令矣今禍起於不思譴殆於終廢憔悴餘生坐臨坑谷却顧平時所學是豈獨無益也又竊恨擊壤之世不應有向隅之夫妄意廟堂或念之矣政恐輔相之尊臨機務之繁區區小物不足以槩懐也然道逢牛喘乃為丙丞相憂又疑所憂者或不在牛耶顧

諸公之門素無某足跡儻不於某人之時一刮垢滅瘢則某名棲秋官之籍何時而已身將有盡而過則不磨矣竊以為回天之力一轉錙銖之物宜若謦欬可濟也然某日暮途遠藉令得進能復幾許第使某不以罪故徐自退歸異時人或指似曰此倚耒而叱牛者亦某人之客雖然某顏不厚矣某之進退亦定於今日重念某方恐懼循省不敢復言筆硯事故無文采惟裁恕而哀憐之幸甚

又

天下之事皆可學學之或皆可至經術文藝固有師吏亦有師無不可學者有不可學學亦不可至獨宰相之才爾是與時俱生自帝之賚上關社稷之盛衰下繫蒼生之壽命是豈學而至也古人負王佐之才抱經綸之具者其氣蓋已見於兒童之時其事業素已定於畎畝之間微約之中此豈學而後能也屬者相公爰立之初某自東吳走淮甸至于畿輔見縉紳士大夫咸舞手相

賀曰某人相矣吾曹其喜固不勝言而閭巷之人田野之夫皆若其身有求而遂得之者莫不喜快踴躍則公之自喜宜如何也某荅曰縉紳大夫喜則有所依歸閭巷田野之人喜則有所告訴寒者喜得衣飢者喜得食屈者喜得伸歲時喜豐年夷狄喜寧疫癘喜不作盖相與安樂百年自今日始其喜固不可量公則何所喜也憂或有之以謂公喜富貴也此則公所素有若探懷中物無可喜者自古聖君賢相當積安久治之世至隆極盛

之時所以維持太平其君臣相與吁嗟儆戒懍乎安不
忘危此憂則有之未見其喜也公方以憂天下之心任
衆多之求顧雖萬事皆理之時豈無一夫失所之歎無
則已有則為公憂非若尋常之人憂喜止於一身者也
儻以一身求公之喜則其喜蓋不可量矣以故某竊上
為朝廷賀下為蒼生賀已而自賀特賀牘不至相公門
者非但某以羇賤故不敢政以為 喜不在相公爾伏惟
相公道關造物德被生民光輝盛大何以名之某道旁

小吏爾不當頌相公之美又適坐譴無憀方恐懼誡省深悔前所為尤不當夸文采有所自見前日主上流寛大之恩如某輩者得游自新之路矣伏念此皆廟堂元老翌宣至德所及願一言以謝萬一於門下語復妄發干犯誅夷不勝戰悸之至

又

某去年冬嘗布悃愊干冒鈞聽待命徬徨不勝憂迫某托於杞逆旅自秋徂夏疾病無醫藥骨肉散居東西衣

食不能相料理幸蒙恩得食宫祠禄坐念欲徑返山林
顧家無一金之產可恃子弟皆布衣無有寸禄某所得
廩餼稍薄而食口至衆生生之理未知所濟也某又晚
節末路顧藉微官愛惜急景遲遲未能決去爾去年某
以病眩蒙許留杞擬官顧憂患之餘聞弦易驚不敢輒
至國門無路赴愬於門下且小臣以疑似得罪於君父
恐懼退伏無時自白非卵翼生成之地陶鎔變化之間
誰有更生之力伏以某人道佐人主國之蓍龜人之司

命上所信其言而不疑幸少哀某之狼狽如此恭念聖
君寛仁未嘗以一青廢人臣之終身然慶賞刑罰之出
實輔成上之德意此天下所共扳援叫呼以求濟者也
非獨某而已某以不肖之身久塵客館材質汚下不足
備采擇數坎壈於時孤負恩私榮望已絶今尚復何所
冀幸天其或者不終見困儻頼恩力復得一麾使老稚
稍就飽煖雖平生鉛槧小技不足自効而簿書獄訟之
事或得少行其志亦不空為一世人某區區之意纔如是

庶幾回天之力傾江河以濯罪垢此亦不過出謦欬之
恵是某餘生休戚繫言與不言爾某不勝愚惷歸投之
情顧言不能窮也蓋某不惟得罪以來不敢近筆硯亦
自念門下十七八年牛馬走矣今不當更復弄文墨夸
浮辭以瀆神明之覽取踈外於百執事之間謹遣小兒
詣馬首布危懇嗟乎某日暮途遠矣乃所望者如是而
止矣敢望留鈞念幸甚

又

大士君子結髪游學匿景未曜者決不欲泯泯但已也顧美官好爵取之難於升雲氣至一旦棄去乃輕於落涕唾亦何故哉是當有可以取有可以無取爾某聞霍光為大將軍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蕭望之等數人皆召見時大將軍有戒心吏民當見者皆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謁卒見乃説光以吐握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三歳間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裁射策為郎補小苑東門候仲翁

出入從蒼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陸陸反抱關為望之曰各從其志某讀史至此私自慨歎以為富如可求則望之豈志於抱關者哉顧於此時視仲翁所夸者何翅涕唾此孟子所謂紾兄臂則得食摟東家處子則得妻葢好禮者所羞也某雖不及望之剛烈有氣然決不至學王仲翁以故西來刺字漫滅未嘗識諸公閽人之面宦游亦跌而不振不自恨也伏惟某官立誼秉志以安社稷為悅一咳唾繫國家安危

斯無愧於大將軍者至於身為儒宗心游道真富貴不驕午孫象賢此將軍所愧於左右獨四方賓客口不道吐握之事而望之之言欲見於今日豈今之士非若古之士可用而吐握之禮將重屈而無小補耶某竊惑之某聞大冶無棄金大陶無棄土江海不却水王公不遺士某跋山川之岨犯寒暑之威戴平生不見王侯之容閶闔求見於相公之門門顧可遺乎某客此八閱月而數十登門書凡三上矣羇旅偪仄勢不可須臾矣士之進

退去就亦於此可決矣韋相公見收則某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者是豈無心於世者哉必棄捐不錄則抱關擊柝某之志也某近作古風九首錄在異卷語雖不工亦可觀其所向背併用冒浼尊威伏惟左右憐其愚不攻其過幸甚

又

夫馬飾以黃金之羈紫玉之珂啖以甘露之芻而王良造父御之馬方延首高驤擢足軒跱見之者曰天下駿

足也此非所謂知馬者也識於鹽車之下太行之坂駑駘之羣使之追奔電逐遺風此謂之知馬可也夫琴錯以象犀籍以翠錦絃以朱絲徽以白玉伯牙師襄鼓之而游魚出聽駟馬仰秣聞之者曰天下良桐也此非知琴者也收於釜錡之下煨燼之餘樵薪之閒使之發雲和諧南風此謂之知琴可也故古人相士亦然或舉以肥或失之瘦要當拔之芻牧之閒振之泥塗之中置之乎公卿之上此號為知士可也故遇縲紲於途晏平仲

延為上客南冠而縶范文子知其為君子古人如是庶幾可以相天下士也此豈可為世俗道哉某學術不足以為己文采不足以應時在木則擁腫方馬則虺隤頗怪閤下異時欲撫以五絃策之千里置在琴馬之間見古人取士之意是豈某不肖所堪也某嘗謂自昔稱能任重大者某為吏當負弩前驅請見之日閤下退然若不足某衷竊歎曰使者勢尊於所部而閤下遇其屬不自為巉絶此不知使者為大是則其任使者事如舉毛

羽爾已而聞乘軺車馳東西浙翕然以賢聞於遠近者果閣下某今獲再見於此則閣下既以為天子股肱大臣矣然望顏色則猶使常平時退然若不足也仕宦至此而不知冠冕為大是則天下事孰為大也苟有大事外物無大於我者是閣下必有以勝之矣伏惟某官閣下王佐之材為時挺特徘徊內相已有經綸將為國立基而開門納士豈惟搢紳所鄉可使山林亦來某溝壑之餘命門牆之舊物薄緣文字尚被使令慨念眄睞之

有年妄引琴馬之非喻嗟乎閤下能知某於甚瘦之時不知某無以自振於終窮之日顧得求列於駿足良桐之間少副閤下所以期待之意哉雖然某聞古人或寄意於空琴或取道於老馬某也庶幾萬一得與二者為比尚可為閤下寄遠意取長途微以自塞責未知其可不可也謹書舊詩文一編閤下儒宗也某非敢以此求知舍是又無他技得自効於見知之地故輒冒及之

上劉中書侍郎書

鄉老為某言吾州嶮隘而僻陋故仕於朝無富貴人某曰然他日又告某曰鄉人持槖入侍者三數人矣顧吾州雖嶮隘豈溪山之秀有時發越綢繆於諸人乎某曰然屬者又云天子相劉公矣實吾鄉之人溪山之秀不其偉乎某曰不然宰相蓋天子股肱大臣與國同體而繫四海蒼生之命者也豈吾州所得私而有之乃欲認為鄉之人乎是其生也必鍾五嶽之秀涵九河之潤受三江之清其山川光明雄傑之氣積歲五百而後一鍾

於人此劉公得之故能與國同體為天子股肱大臣豈蕞然溪山之小秀所能孕育耶詩不云乎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鄉老曰如是之大不幾夸矣某曰視公之身猶以為小公雖大車駟馬臨廊廟之高然六尺之身起居飲食無以異於人者至天地之内寒燠亦有小戾萬物一不遂其生百官一不得其任則談笑之間必能使寒燠得其序萬物得其宜百官得其職是九州四海納於胷襟萬物出於掌握巍然已大而物小故能開物而成

務者也不然則何以相天子撫四海乎鄉老不能答某又告之曰此特聞公之大未聞公之小有甚於大者公以一身而任天下衆萬之求大者至爲之雍容而不動繁者至爲之閒暇而不迫應之不窮取之不竭然事有一不合於公論不近於人情公逡巡退托若不勝其任以盛德偉業處禮絶之地而自視欿然若不足此亦小之至也唯其小固能成其大某嘗偶以此告鄉老然某道傍小吏爾不當稱頌宰相之才德又適坐譴無憀方

恐懼誠省投棄筆硯尤不當今文采有所自見前日主
上流寬大之恩某自管庫而得宮祠稍輕罪戾矣伏惟
此皆廟堂元老翊宣至德所及因敘所與鄉老言求謝
萬一於門下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謄錄貢生臣張大同